

勞工與就業

國內移民及外地勞工

蕭錦雄*

引言

國內移民及外地勞工一直是澳門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例如，在70年代和80年代，大量國內移民合法或非法地來澳定居，導致澳門人口急劇膨脹，迅速增加的勞動力更推動了製造業的發展。在80年代末期，澳門政府加強管制入境移民人數，勞工短缺的問題便影響了澳門的經濟發展，以致需要輸入外地勞工來解決。從1996年起，澳門經濟開始衰退，輸入外勞人數因而有某程度的縮減。

本文嘗試探討近年來入境移民（包括國內移民及外地勞工）對澳門本地居民的就業和工資的影響。此外，本文亦會淺談外地勞工在澳門勞動市場的角色及比較國內移民和外地勞工對澳門經濟發展的利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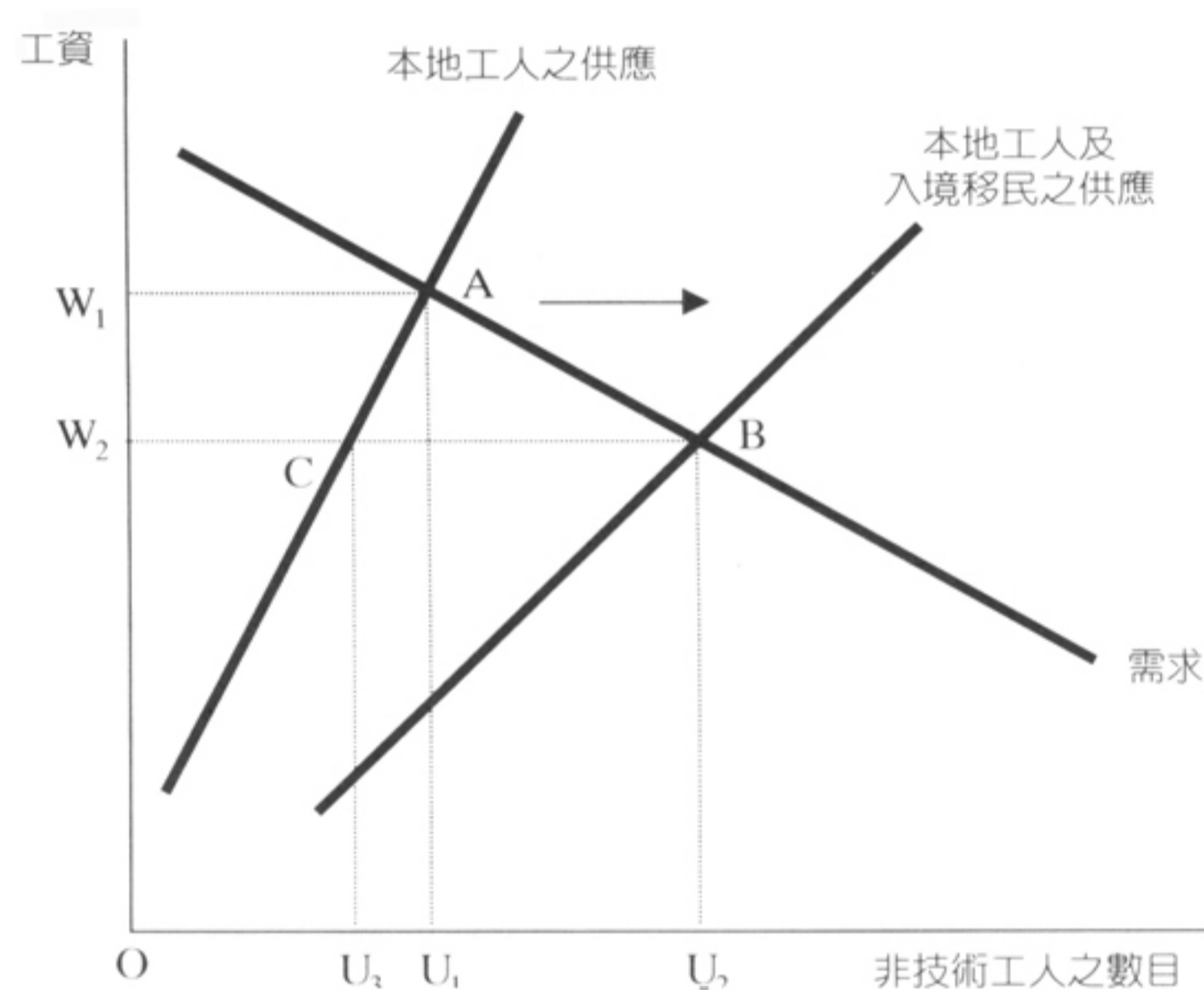
移民對就業情況和工資的影響

近年來移民對勞動力的影響備受爭議。移民會取代本地工人嗎？移民會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嗎？移民的增加會引起失業問題嗎？事實上，移民對本地工人的工資和就業方面的影響，主要視乎他們會互相取代還是互相補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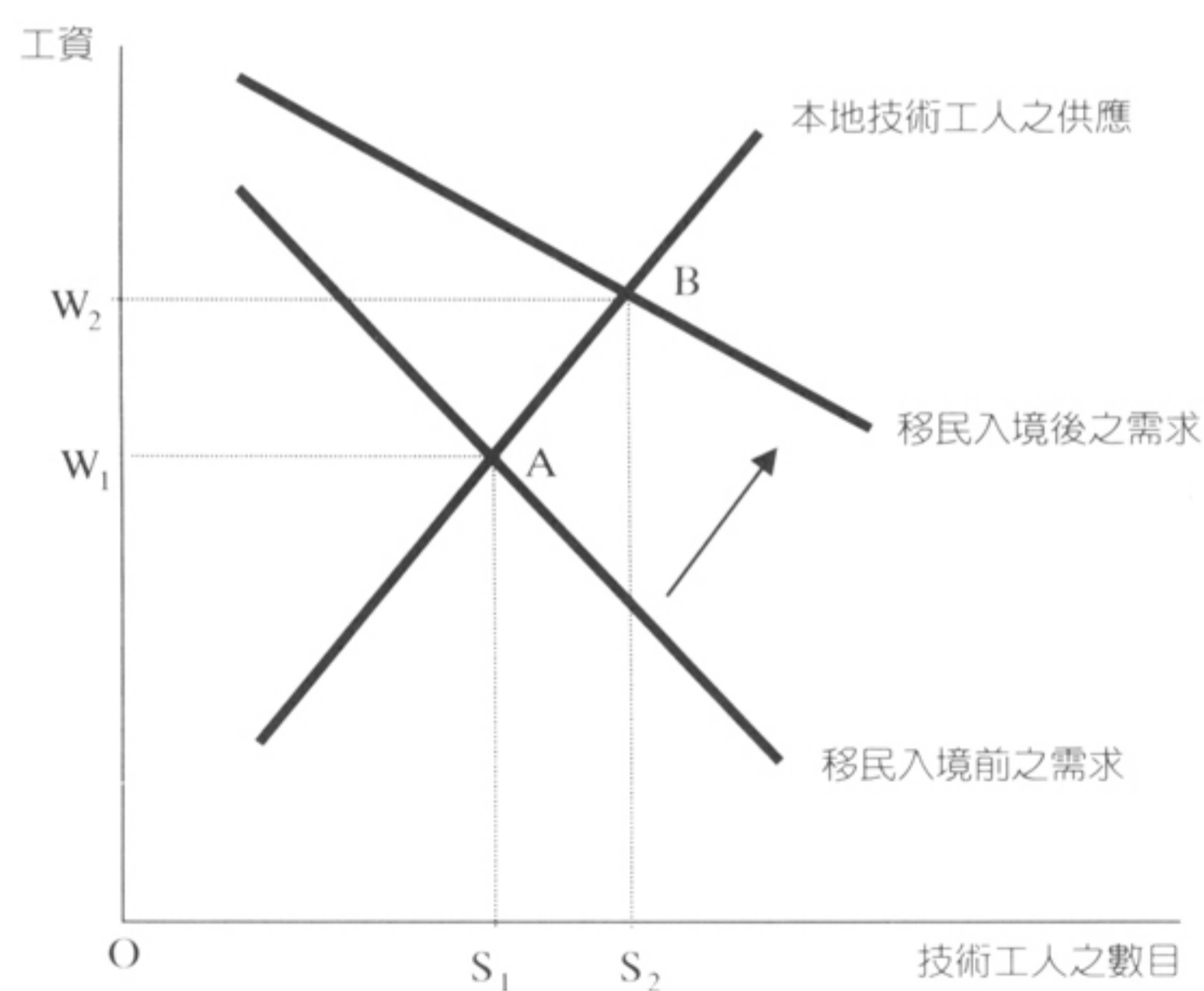
假設移民是非技術工人，而且可以取代本地的非技術工人。圖一顯示在移民到來前，在平衡點A，本地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和就業水平分別為 W_1 和 U_1 。移民使非技術工人的供應線向外移，在新的平衡點B，工資下移至 W_2 ，就業人數上升至 U_2 ，原因是工資下降令企業擴大了生產。在較低的工資水平 W_2 ，祇有 U_3 的本地工人願意工作（見C點）。移民的就業人數

*前資源分析及評估辦公室顧問，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教職員

為 $U_2 - U_3$ ，再加上 U_3 的本地工人，非技術工人的總就業人數是 U_2 。被取代的非技術本地工人數目為 $U_1 - U_3$ ，較就業的移民工人 $U_2 - U_3$ 少。換句話說，在整個過程中總生產和總就業人數均有所增加，但移民工人卻不能以1對1的比例取代本地工人。倘若程序倒轉， $U_2 - U_3$ 的移民被驅逐出境，則祇會騰出 $U_1 - U_3$ 個職位空缺予本地工人，較被逐出境的移民數目為少。總括來說，正如Ethrenberg和Smith（1991）提出，如果移民和本地工人在生產中的關係屬互相取替，移民會導致本地工人的工資和就業人數下降，但替代率會較一比一為低。此外，Smith和Newman（1977）從實證調查中得出，移民對低技術水平的本地工人工資的影響雖大，但卻沒有一般情況下推斷的那麼嚴重。



圖一——非技術勞動市場



圖二——技術勞動市場

現在讓我們看看移民對本地技術工人的影響。假設移民都是非技術工人，而非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在生產中是有互補關係的。非技術移民人數增加會使非技術工人的工資下降及生產擴大，接著，非技術和技術工人兩者的需求會因而增加。如圖二所示，移民令非技術工人工資下降及生產擴大，增加了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在新的平衡點B，本地技術工人的工資和就業人數均有所增長。**Nicolaus**（2000）的實證調查顯示，移民有助於填補低級但必需的工作職位，有助穩定工資及緩和通貨膨脹。事實上，在美國經濟增長繁盛時期，失業率下降至30年來的最低水平，而消費物價指數（CPI）從1999年9月起的十二個月內祇上升了3.4%。另一方面，根據美國勞工部的資料，在同期的十二個月內，製衣工人的工資指數祇上升了2.3%，肉類加工業上升了2.2%，而紡織業則上升了0.5%。

現實處於以下兩個極端情況之間：（1）移民和本地工人都是非技術工人，而且可以互相替代，及（2）移民是非技術工人但本地工人是技術工人，兩者可以互相補足。實際上，或許移民中較為非技術工人，但他們和本地工人中都有技術和非技術工人，所以移民對勞工市場的實際影響並不清晰，而祇能從現實中印證。

Borjas（1990）在美國的實證研究發現，移民對就業情況的不良影響輕微，估計彈性（*estimated elasticity*）約為-0.01。-0.01是指移民數目每增加10%，將導致本地就業人數減少不超過0.1%。在1994年，**Borjas**進行另一個有關移民對本地工資影響的研究。結果顯示移民對本地工人工資的影響輕微。入境美國城市的移民每增加10%會令本地工人的工資下降0.2%，但他們對較早到來的移民影響則較大。移民人數每增加10%，便會使他們的工資下降2%至9%。換言之，新移民對較早到來的移民的影響比對本地工人的影響約大十倍。

由**Borjas**、**Freeman**和**Katz**（1992）進行的研究則有不同的結果。他們的結論是在1980年至1988年間可能因為有低技術水平的移民，令三分之一美國中學輟學生的工資相對下降。這與上述研究結果頗為矛盾，可能是由於美國各地的勞工市場都不是封閉型經濟，工人、資金等可在各地區之間自由流動，令生產要素價格達至平衡，因此移民產生的任何影響都會擴散至國內其他地區。**Filer**（1992）甚至表示，在有移民入境的地方，當地工人可能會外移，從而減輕移民對當地工資的負面影響。

目前澳門由於缺乏有關資料，所以要進行類似的研究便比較困難。不過，Suen（1994）在香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可作參考。他比較了各年齡組別中移民所佔的比例及有關的工資，以避免移民入境後通過地區性流動而產生抵消作用。他發現主要受新移民影響的是較早期入境的移民，而不是本地工人。新移民雖然對本地工人工資有負面影響，但影響有限。新移民人數每增加10%，祇會令年輕的和年長的本地工人的工資下降0.02%和0.005%，而較早期入境的移民則會受到較嚴重的負面影響，工資會被壓低0.2%。這情況與美國的結果頗為相似。雖然如此，Suen的研究也可能被勞動力的另一種流動方式—職業性流動所影響。當某一年齡組別的非技術工人集中從事某一種低收入的工業如製造業或建築業，這情況可能令該年齡組別的本本地工人轉換行業，從而減輕移民對該行業職位的工資的下調壓力。如該年齡組別的本本地工人轉業後，沒有令新職位的工資大幅下降，那麼移民對本地工人的工資的負面影響便得以紓緩。

總的來說，在平衡狀態下，勞工的流動性和生產要素價格能對工資產生影響，移民的增加，即使數目可能不少，其影響仍可能有限。不過，我們不能就此斷定移民不會對工資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當經濟下滑時，大量入境移民會令勞工流動能力大幅減弱，這時移民對工資的影響可以是顯著的。這情況與澳門的資料似乎相當吻合。在1990至1991年蜂擁來澳的移民初期主要加入製造業和建築業工作，輕微壓低了這些行業的實際工資，但整體的實際工資仍然錄得正面的增長。這可能是由於在繁榮時期，工人在各行業或職業之間的流動比較順暢而能抵消其負面作用。那時失業率平均約為3.2%。在1992年及1993年，移民對工資產生的負面作用被抵消了，實際工資亦有所上升，而失業率更下降至接近2%。但是，到了1995至1997年，社會經濟由放緩及至衰退，工作的選擇因而減少，工人在行業之間的流動變得困難，此時主要由移民而增加的勞動力大大削弱了工人在各行業或職業間的流動能力，結果實際工資增長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1997年的建築業除外，因為當時有一系列的基建項目）。從表一可見，在1995年至1997年間，平均失業率上升至大約3.7%。

表一 各行業實際工資中位數（1989年 = 100）的增長率

年份	製造業	建築及公共工程	所有行業	失業率 (%)
1990	-0.5	4.8	2.8	3.4 ¹
1991	-0.9	-3.6	2.9	3.0 ¹

年份	製造業	建築及公共工程	所有行業	失業率 (%)
1992	1.4	12.1	8.4	2.2
1993	6.6	6.4	6.2	2.1
1994	-1.8	0.0	1.6	2.5
1995	-4.3	-0.3	0.2	3.6
1996	-9.0	-11.3	-4.7	4.3
1997	-0.1	1.2	-0.1	3.2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1) 由於沒有年度數字，故此處以平均值表示。

移民帶來的好處

長遠來說，入境移民可對本地的勞工市場帶來好處。澳門的人口結構老化迅速，出生率低。事實上，根據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資料，在1970年年齡在15歲以下的人口佔總人口的37.7%，但到1998年已下降至24%。因此，移民有助維持年輕的勞動力，這不僅有助提高競爭力，亦可增加澳門經濟的整體需求。

新移民很多都相當年輕，而且除了下一節討論的外地勞工外，其他的都會進入澳門的教育系統。事實上，Lui和Suen（1996）在香港的實證調查發現，與在中國完成教育的移民相比，在香港完成教育的移民的教育投資回報率帶來額外2.4%的收入。雖然澳門在這方面的資料非常有限，使同類研究難以進行，但是從國內年青移民在澳的成功事例，只要付出時間和努力，他們絕對能改善其市場地位。

外地勞工

外地勞工是澳門移民的另一個主要來源。不過，這一類移民是以合約形式獲准在澳門工作，合約期滿便要回國。與前面所提的移民不同，他們並不形成澳門人口的一個長期基礎。他們在本澳各行業的分佈情況和工資水平如下：

1) 各大主要行業的分佈情況——如表二所示，外地勞工佔本澳勞動力約15%。眾所周知，外地勞工主要分佈在製造、建築及公共工程、酒店及餐廳以及個人服務等行業。

表二 外地勞工佔總勞動人口的百分率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輸入外勞人數	10,052	17,094	21,088	25,324	31,206	35,286	29,900	29,723	32,013	32,183
總勞動人口	165,340	176,436	169,182	171,352	172,969	180,348	197,500	200,600	201,000	202,500
百分率 (%)	6.1	9.7	12.5	14.8	18.0	19.6	15.1	14.8	15.9	15.9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從表三可以清楚知道，外地勞工在製造業和酒店業分別佔總勞動人口的40%和33%以上。銀行業中外勞所佔的比例極低，據估計目前在銀行工作的外地勞工不足一百人。

表三 工人總數與外地勞工人數的比例

季度 / 年份	製造業		酒店業		銀行業	
	工人總數	比重 (%)	工人總數	比重 (%)	工人總數	比重 (%)
1/1997	34,241	40.8	6,936	33.3	3,697	2.2
2/1997	35,004	40.3	7,140	31.8	3,755	2.2
3/1997	34,455	40.4	7,149	32.2	3,891	2.5
4/1997	34,460	41.1	7,076	33.3	3,910	2.5
1/1998	34,389	40.6	6,913	34.6	3,906	2.4
2/1998	35,520	41.1	6,759	35.3	3,877	2.4
3/1998	35,367	43.4	6,620	35.7	3,863	2.4
4/1998	36,430	44.2	6,503	36.2	3,862	2.5
平均值		41.5		34.1		2.4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2) 職業的分佈情況——從表四可見，外地勞工通常從事低技術的基層工作。他們主要擔任機械工人，或製造業的基層工人。在酒店業，他們大部份當服務員和低級工人。但是在銀行業，情況卻剛好相反，外地輸入的勞工都擔任較高級的職位。

表四 98年9月30日外地勞工按職業的分佈情況（%）

職業	製造業	酒店業	銀行業
行政及管理人員	0.3	4.9	69.2
專業人士	0.3	0.3	3.3
輔助專業人員	1.3	2.2	16.5
文員	2.9	13.0	9.9
服務人員及商店營業員	0.0 *	46.7	--
農民及漁民	--	0.3	--
工匠及有關工人	16.5	4.7	--
機台、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69.2	0.8	1.1
非技術工人	9.5	27.1	--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指比例過小，故以零表示。

3) 外地勞工的工資——由於外勞多數從事基層工作，他們的工資當然不會高。表五和表六分別顯示各大行業中外勞和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及比例。在製造業，外勞的平均工資是本地工人的65.4%。在酒店業，外勞的工資平均較本地工人低32.7%。另一方面，在銀行工作的外勞的工資相當於本地工人的262%。

表五 各行業中外地工人和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澳門幣）

季度/年份	整體		銀行業		製造業		酒店業	
	本地工人	外地工人	本地工人	外地工人	本地工人	外地工人	本地工人	外地工人
1/1997	6,661	3,676	11,490	30,884	5,325	3,136	8,458	5,982
2/1997	6,389	3,787	13,061	25,495	4,993	3,488	6,956	4,813
3/1997	6,045	3,864	11,115	32,050	4,995	3,540	6,455	4,685
4/1997	7,184	4,037	14,368	39,397	5,615	3,569	7,733	5,348
1/1998	6,336	3,628	12,402	32,835	4,971	3,240	7,063	4,742
2/1998	7,055	3,836	14,791	39,255	5,287	3,417	8,122	5,039
3/1998	6,330	3,666	11,954	33,469	5,024	3,354	7,022	4,553
4/1998	8,302	4,137	20,031	51,889	5,730	3,613	9,193	5,780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表六 各行業中外地工人和本地工人工資的比例* (%)

季度 / 年份	整體	銀行業	製造業	酒店業
1/1997	55.2	268.8	58.9	70.7
2/1997	59.3	195.2	69.9	69.2
3/1997	63.9	288.3	70.9	72.6
4/1997	56.2	274.2	63.6	69.2
1/1998	57.3	264.8	65.2	67.1
2/1998	54.4	265.4	64.6	62.0
3/1998	57.9	280.0	66.8	64.8
4/1998	49.8	259.0	63.1	62.9
平均值	56.8	262.0	65.4	67.3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 工資比率 = 外地工人的工資 ÷ 本地工人的工資 × 100%

外地勞工是取代者還是補足者？

為解答上述問題，原本計劃按職業比較外勞與中低技術或非技術本地勞工的關係，但是由於缺少本地工人和外地勞工按職業分佈的資料，而且時間跨度不大，不符合統計工作的要求。因此我們轉而用了本地就業工人和外地勞工的增長情況以研究其排擠效果（crowding - out effects）。根據非官方估計，外地勞工中約90%為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而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本地工人中有約70%為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

相關系數 ρ 以下列公式計算出來：

$$\rho = \frac{(N \sum XY - \sum X \sum Y)}{\sqrt{[N(\sum X^2) - (\sum X)^2]} \sqrt{[N(\sum Y^2) - (\sum Y)^2]}}$$

利用表七和上述的相關系數計算所得，這兩個變數之間的相關系數是 -0.72，表示本地就業工人和外地勞工的增長成反比。換句話說，外地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勞工人數每增加1%，本地同類工人的就業人數便會減少0.72%。

表七 本地工人和外地勞工人數的變化關係

年份	本地工人就業人數的變化 (X)	外地勞工人數的變化 (Y)
1991	3,877	7,042
1992	-11,048	3,994
1993	-2,090	4,236
1994	-4,265	5,882
1995	3,299	4,080
1996	22,538	-5,386
1997	3,277	-177
1998	-1,890	2,290
1999	1,310	170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為了測試該相關系數在統計上的顯著性，我們對上述的相關系數進行了一次t測試 (t - test)。其虛無與對立假設如下：

$$H_0 : \rho = 0$$

$$H_1 : \rho \neq 0$$

t值可以以下列公式計算：

$$t = (\rho - 0) \times \sqrt{(N-2) / \sqrt{(1 - \rho^2)}}$$

在上述公式中，N是樣本數目，t是t測試的絕對值。計算出來的t值是2.7689，相對於顯著度 = 0.05且自由度為7的臨界值2.365為大，所以我們拒絕虛無假設 $H_0 : \rho = 0$ ，亦即本地工人就業人數的變化與外地勞工人數的變化呈顯著相關。總括來說，增加輸入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外勞會導致澳門本地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的就業人數減少。換言之，對於技術處中低水平的本地工人來說，這些外地勞工所起的作用似乎是替代作用多於補足作用。

在輸澳的外勞中，根據非官方估計，約10%為技術和專業人員。理論上他們能夠把專業知識、聯繫和新意帶進澳門，提高澳門的技術水準和活躍澳門經濟。事實上，根據Card and DiNardo(2000)利用美國119個較

大的統計區域 (larger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於1970年、1980年及1990年的人口普查的實証調查顯示技術移民能令相同技術之本地工人小量增加。由於缺少本地技術工人和外地技術勞工按職業分佈的資料，所以未能計算其在澳門之效果。但從理論上來看，這些外地技術勞工所起的作用似乎是補足作用多於替代作用的。

外地勞工與失業問題

雖然本地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的就業人數與外勞的同類工人人數成反比，但就此把失業人數上升歸咎於外地勞工，可能並不恰當。首先，時間並不吻合。1996年之後通過輸入外勞計劃來澳的人數較1996年前為少，但失業率卻在1996年第二季和1998年第二季才開始上升。

第二，外地勞工主要集中從事低技術或非技術水平的工作，所以傾向於代替低技術或非技術水平的本地工人。不過，如表八所示，無論屬哪個技術或教育水平的人，從建築工人到醫生，在1996年開始，都經歷失業人數上升的情況。

表八 失業人口和就業人口在教育程度方面的比例 (%)

教育程度	1993			3Q/1996			3Q/1999		
	U	E	比例	U	E	比例	U	E	比例
未受教育 / 幼稚園	76	7,035	1.1	1,442	27,479	5.2	2,900	21,900	13.2
小學	2,062	80,562	2.6	3,582	58,106	6.2	5,600	55,800	10.0
初中	974	52,627	1.9	2,978	68,359	4.4	3,800	69,300	5.5
高中	319	17,834	1.8	1,351	31,978	4.2	1,600	32,800	4.9
理工	39	2,562	1.5	97	4,457	2.2	--	5,300	--
大學	124	6,894	1.8	246	13,810	1.8	1,100	16,900	6.5
其他	56	3,837	1.5	--	--	--	--	--	--
總數	3,651	171,352	2.1	9,696	204,239	4.7	15,000	202,100	7.4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U指失業人口而E指就業人數

比例 = $U \div E \times 100\%$

最後，利用表九的數據和相關系數 ρ 的公式，計算得出外地勞工人數的變化和失業率的變化之間的相關系數 ρ 是 -0.20 ，顯示兩變數之間並不呈緊密的反比關

係。為了測試該相關系數在統計上的顯著性，我們對上述的相關系數進行了一次t測試（t-test）。計算出來的t值是0.5814，相對於顯著度=0.05且自由度為8的臨界值2.306為小，所以我們拒絕對立假設 $H_1: \rho \neq 0$ 。總而言之，外地勞工人數的變化與澳門失業率的變化在統計上來說關係不大。

表九 外地勞工增加與失業率之間的關係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外地勞工人數的變化 (X)	29	7,042	3,994	4,236	5,882	4,080	-5,386	-177	2,290	170
失業率的變化 (Y)	0.0	-0.4	-0.8	-0.1	0.4	1.1	0.7	-1.1	1.4	1.8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引入移民和外地勞工的利弊

無論是外勞還是國內移民人數的增加，均可明顯增加勞動力的供應量。每一類移民都有其本身的優點和缺點。分析這兩類移民，將有助我們了解哪一類移民在什麼時候會對澳門的經濟發展更為有利。

較諸增加移民的政策，輸入勞工政策有幾點優勝之處。第一，輸入勞工較易取得缺乏的人材。在輸入勞工計劃下，各企業申請輸入所需勞工，因此輸入勞工比增加批准來澳移民能更快和有效解決勞動力的樽頸問題。第二，由於外地勞工都是年青力壯、身體強健的工人，他們可以即時全職甚至超時工作。相反，不是所有移民都會成為澳門勞動力的一員，因為他們有些是主婦或退休人士。最後，輸入外地勞工的數目可以因應商業周期而調整。如經濟進入衰退期，可以壓縮外地勞工人數，以減輕對本地工人失業的影響。這正是1996年澳門失業率上升至超過4%時出現的情況。

與輸入外勞相比，增加移民亦有其優勝的地方。由於輸入的勞工大部份都是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作為“過渡性”工人，僱主多不傾向於培訓這類工人。雖然輸入中低技術或非技術的外勞，能為僱主立即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但亦可減低他們重組企業或更新設備提高效率的意願，這樣便會延誤提高澳門現存勞動力的素質。相反，移民在澳門定居後，許多都會參加各式各樣的培訓。他們有些會成為高技術的專業人員，有些會成為成功的商人。事實上，澳門很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是國內移民。雖然短期來說，輸入外勞是有效解決勞動力短缺的過渡性措施，但長遠來說，移民能

夠更靈活地回應社會對長期人力資源的需求，因為移民能永久增加當地人口的基數。從長遠角度來看，利用工資作為指標的勞工市場可把擁有某種技術的工人與需要該種技術的僱主配對起來，從而使人力問題得到解決。反過來說，由於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在變，因此要準確預測需要輸入多少數目或甚麼技術的外地勞工對企業來說絕對不是一件易事。此外，礙於外勞輸出國與接受地的有關手續及條例，僱主必須依照合約，不能擅自更改外勞工作的工種，所以僱主並不能因應商業環境變化而靈活調配人手（除非兩方政府同意設立一套與商業週期掛鈎的機制）。

外勞能否繼續留澳工作很大程度上視乎僱主的意願。由於澳門的工資水平較他們的家鄉為高，僱主很容易便可把他們挽留下來。事實上，澳門有些僱主亦趁機剝削外勞。根據Vong（2000）在澳門抽樣調查的300名菲律賓勞工的研究，發現大約41.6%的全職外勞每周工作超過48小時（較《澳門勞資關係法律制度》“Regime Jurídico de Relações Laborais de Macau”附錄B規定的長），57.2%得不到法定的有薪假期等。此外，有8.3%被僱主沒收旅遊證件。這些行為不但違法，而且亦有損僱主和僱員間的關係。

由於外勞一般都集中在某些企業及行業，所以特別顯眼，容易在經濟下滑時引發抗拒外勞的情緒。例如在2000年5月，建築業的失業工人曾為外勞問題而舉行遊行示威。此外，要監管外地勞工在合約到期後過期居留或在澳門失蹤亦非易事。事實上，最近幾年外地勞工失蹤的告示已成為報章的一個穩定收入。

總括而言，輸入外勞是解決勞工短缺的一個短期辦法。以建造一個機場或碼頭為例，要使本地工人具備有關項目的技術需要相當時間。一旦工程完結，這類技術的需求便會下降，在此情況下，輸入外勞不失為一種有效之解決辦法。雖然上述統計分析顯示，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外勞對本地同類工人似乎存在排擠效果，但由於有關資料數目非常有限，而且1990年初期統計的樣板數目相對比較少，誤差率較高。在此情況下，所得結論的誤差率亦可能較高。此外，從現有數據分析，外勞與失業的變化有關係之論說似乎不能成立。由於澳門是一個對外高度開放的經濟個體，所以外來因素如鄰近地區經濟盛衰週期亦可能影響失業率的升跌，但經濟盛衰最短亦要十年八載才可完成一個基本的循環週期，所以尚需收集一段長時期的數據才能印證探究影響失業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澳門人口老化，勞動

力緩慢增長是一個長期問題，所以特區政府可以考慮運用長期政策，如吸納移民等解決。

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成立，各政府部門的效率有顯著的提升。勞工暨就業局完善了申請審批外地勞工的程序，治安當局加強了掃蕩外勞的非法活動，跨部門工作較以往協調，使監管外勞的工作更完善，有助提高統計暨普查局數據的準確性。在此情況下，外勞及國內移民對本地勞工市場的影響將日漸明朗清晰，有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未來實施相關政策，以活躍澳門經濟，促進本地工人就業，帶動社會繁榮。

參考書目

Borjas, George J.(1990), "Friends or Strangers: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U.S. Economy", New York.

Borjas, George J., Freeman, Richard B., and Katz, Lawrence F. (1992), "On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Trade" in "Immigr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rce Areas", George, J. Borjas and Richard B. Freeman,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rjas, George J. (1994),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ard, David and DiNardo, John (2000), "Do Immigrant Inflows lead to Native Outflow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ume 90 Number 2.

Ehrenberg, Ronald G., and Smith, Robert S. (1991), "Modern Labour Economics: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Filer, Randall K. (1992), "The Effect of Immigrant Arrivals on Migratory Patterns of Native Workers" in "Immigr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rce Areas", George, J. Borjas and Richard B. Freeman,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ui, Hon-Kwong and Suen, Wing (1996), "Does School Quality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Working Paper (May).

Smith, B and R. Newman (1977), "Depressed Wages along the U.S.A. — Mexico Bord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77.

Suen, Wing, (1995), "Sectoral Shifts: Impact on Hong Kong Work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4 (July).

Vong, M. N. (2000), "The Assessment of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in Macau", MB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cau.